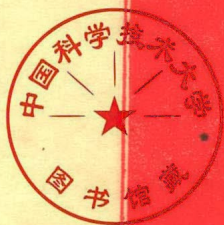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俄學生日記

光華書局刊

新俄學生日記

N. Ogayov著 丹荅譯

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1929

一九二九年三月付印

一九二九年五月發行

1—2000冊

本書實售大洋一元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新 俄 學 生 日 記

譯 者 弁 言

本書著者 N. Ognov, 真名 Mikhail Grigoryevitch Rozanov, (1890—) 蘇維埃俄羅斯人。他在俄國帝政時代, 曾參加過幾次革命運動, 幾次被捕入獄, 也曾到外國亡命過許多時候。他曾在工人及兵士中做過宣傳工作, 他也曾經嘗過新聞記者及學校教員的生活。平素用了很多假名, 也許是到一處換一個罷。N. Ognov 是一九一二年當新聞記者時, 第一次夾雜在各種別號用着。到一九二二年, 再在著作上用這個假名。

原著俄文本係于一九二七年出版，第一次在諾烏依米爾雜誌上發表。牠不但在國內受很大的評譽，在世界文壇上，也佔了新地位。各國作家爭先介紹牠，讚賞牠，一年之中，各國讀者都就知道這部新時代的作品。牠的譯本，據我所知，已有德，英，日各國的文字。原著的書名是“高斯他，賴勃茨夫的日記”，德譯依此，英譯本改爲“一個共產主義學生的日記”，日譯本改爲“蘇維埃學生的日記”。“新俄學生日記”係從日譯本改定。因爲書中所描寫的，係一九二三——二四年間，俄國大戰方止，開始建設時的狀況；在教育上是在創造新學校，在社會上還多着舊代的殘遺物。風雲時代中長成起來的自由國民，個性的發達，活動力的強盛，創造性與革命性的豐富，正是表示新俄的精神，而在新時代之初，亦正如駕快馬，行崎嶇，各種困難，仍須艱苦的去奮鬥。英國倍乃德稱此書爲認識蘇俄最良之本；日本藏原維人稱其爲在社會的真相及藝

術的優美中，含有真實意味的問題文學的代表作品。現在改名爲“新俄學生日記，”即係這個旨趣。

中國在七八年之前，即施行道爾頓制及設計教學法，國民革命成功之後，黨化教育，更是當今學校的新方式。中國學校的秩序，實在已是三變四變，不復是昔日師道尊嚴的時候了。本書主人公——高斯他賴勃茨夫廉斯坦丁；不僅是一個胆大敢爲的多血兒，亦是一個謹飭自勵的青年。他的行動思想是向上的發展，不是旁枝的錯出。從實生活中去瞭解人生的意義；用自己的努力去克服環境的困難。這決不是幻想的追求，失望的徬徨，與苟安偷生，或蝨世自利的人生觀。此種偉大的教訓，正可糾正今日中國學生的萎靡頹廢之風，使其忠實于黨國，努力到創設的道路上去。我以為蓬蓬勃勃的生氣——勇敢有爲之精神，忠貞不撓之志氣，是社會興盛之本。無論是封建主義，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，當其成一蔚大的時代，必須有此種生氣。

否則就免不了滅亡。今日蘇俄的政治社會制度，雖非我國所需要，而此種可敬的向上生氣，卻是黨國建設時期所應有。我願以十分熱忱，祝此書能提起青年們的生氣。

本書譯事係一八二八年暑假着筆，在寒假中完成。全文都以英文本（Alexander Werth 譯 1928 April 出版 Victor Gollancz Ltd. 發行）為準。中間日譯本（亦從英文本譯出）刊行，曾取以參照，惟無所更易。譯筆粗劣，瑕疵自屬難免，惟對於原文意義，尚可自信無失。王君任叔，張君又新，對於此譯，頗多幫助，特誌此道謝。

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丹荅于東京

第 一 抄 本

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五日

時候已經是九月半了，學校尚未開課。我們將任何時上學，也沒有一個人知道。有人說，學校正在修繕中，但今天早上我特地到那邊看時，卻見不到什麼動靜，並且也沒有人可探問。門開得很大，裏面卻沒有人。回家時，在路上向一個不認識的小孩子，費了三個‘來蒙’⁽¹⁾買來這冊抄本。回到家中，冷清得很難過，不知做點什麼事情好，最後，就決定開始記日記。以後我打算把各種事情都寫在

日記上。

我想把自己的名字改做‘烏拉特蘭’⁽²⁾，因為叫‘康斯坦丁’的人太多了；其次也因有個土耳其王叫康斯坦丁，他曾經克服君士坦丁，正如西里斯克，勃林納夫所說，我能從十六層的樓房上，唾吐着他。第二天我到‘國民軍’⁽³⁾裏去辦變更姓名的手續時，他們說，要到十八歲，才有權更變自己的姓名。這真可憐，要再等二年半時間。

1. 在俄國革命後，經濟未恢復當時，一來蒙（Lemon）值一百萬紙盧布。
2. 烏拉特蘭（Ulaten）係Uladimir Lenin的簡寫，
欽差列寧的意思。
3. 國民軍在俄國係國民警察的性質。

九月十六日

起初，我好像想不出有些什麼事可寫在這日記上，可是動筆以後，卻發現得很多。

今天上午，西里斯克，勃林納夫來看我，我們就一同到外面去走。他告訴我學校定二十日開課；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對於林娜事情的談話。他勸我不要和她一同玩耍，因她的父親是克爾⁽¹⁾的傭人；并說，假使一個無產階級的兒子的我，因同她交際而引起一般人的注意，是一件可恥的事。我這樣告訴他，第一點，我同她的交際並沒有引起一般人的注意過；其次，林娜是同在我們一組，還和我是同坐在一張書桌上，這是很自然的使得我和她做朋友。但西里斯克仍說，在無產階級的意識上是不允許此事的，而事實上學校工作人⁽²⁾及學生會方面的意見，已經說我對於林娜有了不好的影響，即是說她躲過學習，同我一起到街上去浪行，消失了自己的階級意識。西里斯克再說，如果一個想加入 A. C. Y. ⁽³⁾ 的人，應該停止同女孩子玩耍。後來，我同西里斯克互相爭罵了，我就回家來。

現在我將沒有工夫去告訴他的話，寫在這裏：

在我的眼光中，並不將林娜看作女子，只是一個普通的同志。在全體上說，我看我們的女同學，實帶着蔑視的態度。她們全都是熱心于衣服，鞋子，跳舞等事情上，尤其歡喜鬥嘴饒舌。假如一個人爲了鬥嘴而要拿到監獄裏去，我們一組裏，不會有一個女同學留下來了。去年我常同林娜到影戲館裏去，這也是很簡單的理由，因另外找不到什麼人同去，林娜卻同我一樣的歡喜影戲。在這上面沒有什麼可驚異的。

我希望學校早點開課。我看學校同家庭一樣，不過學校更有趣味些。

(1) 克爾是一個僑正的名字。

(2) 學校工作人(School-Worker)即是教員。

(3) A. C. Y. 爲 Alliance of Communist Youth

之縮寫 譯名爲共產主義青年團。

九月二十日

學校終於開校了。當時情形是可怕的喧嘩與騷動。我們一組仍是從前同樣的老朋友。不過新添了二個女同學。一個是美麗的，養着髮辮，在髮辮上插着一個暗輪機般的弓形髮梳。她叫沙爾菲達，是一個純粹的俄羅斯人。同學們馬上就改叫她為沙麗華。她的姓是杜勃寧。

另外一人是黑皮膚的，剪了髮，穿着黑衣服。不知怎樣，她全身的服飾，都是黑色，而且永不發笑。你如同她說什麼話，她總是像火車機頭一般“呼！呼！呼呼！呼呼！”的響着。她走路不是一直走，轉來灣去，像是影子般的擺動着。她的姓名叫查露，托拉維尼考凡。

九月二十七日

道爾頓制要應用到我們學校裏來了。在這個制度之下，學校工作人什麼都不管，一切事情都要學生自動去尋找。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。同時，也

不再有上課的事，只分給學生們一張‘工作表。’這工作表在一月以前發出來，可以自由攜帶到家裏，或是在學校中預備。工作做完，便要到作業室去受試驗。作業室替代了教室，每作業室中，都有一個這特別學科上的專門指導人。譬如阿爾馬克斯是常在數學作業室內，尼克彼得士常在社會作業室中等。他們做成蜘蛛，我們變為上網的蒼蠅了。

我們決定把各學校工作人的姓名都縮短起來。“阿來克塞馬克西密基非舍”縮為“阿爾馬克斯”，“尼高萊，彼得羅維基，奧寺岳夫”縮為“尼克彼得士”(1)。

近來我不同林娜說話，她要搬到別的書桌上去坐了。

(1) 縮寫字，簡稱等是那邊學生間流行的風氣，同時也很

愛起綽號。阿爾馬克斯的本名為 Alexey Maximitch Fisher，他們將各字的首幾字母抽出，另拼成

一新名字爲 Almak'ish (阿爾馬克斯)。尼克彼得士 (Nikp tozh) 係 Nikolay Petrovitch Czhegov 所縮成。上面所說的沙麗華 (Sylva) 係沙爾菲達, 杜勃寧 (Sylphida Dubjnin) 所改縮而成。

十月一日

道爾頓制開始實行了。所有的書桌都擠着放入一間屋子裏, 那裏作爲講演室。我們都將長桌子長櫈子代替書桌使用。范格, 彼得可夫和我爲這些作業室, 搬移了一全日, 我已覺得很疲倦。怎麼樣去實行道爾頓制的作業, 雖是學校工作人也不十分明瞭。在他們中, 一向是尼克彼得士稱最聰明的, 他也不過是走進作業室, 照例的上課。只是我們不用書桌而坐長櫈子卻是變化了。沙爾菲達杜勃寧坐在我的旁邊, 林娜坐在對面末尾的一位子。好, 這傢伙, 隨她去罷。

今天查霞, 托拉維尼考凡引得我們大家發笑。

她同女同學們說起一死人的事，說他們如何在夜裏起身來，過他們的生活。幾個男同學也跑過去聽着。范格，彼得可夫問道：

“你自己親眼看見過死人麼？”

“自然，我看見過。”

“他們像什麼呢？”

“他們的面色都是青色或灰白色，看來好像長久沒有東西吃過似的。他們常常哭泣着。”

這時，查霞裝起可怕的面孔，用手在前後很怪異地搖動着。于是范格說：

“這都是誑話。我想死人都已爛成灰色，棕色，朱色的。他們噓！噓！噓！的叫着。”他一邊說，一邊裝起豬叫的聲音。查霞生着氣，同平常一樣的呼呼響幾聲逃走了。男同學們就滿堂大笑。

十月三日

道爾頓制真是一件討厭的東西。誰都不懂得

牠的事，不僅是學校工作人。他們每晚都開着會討論此事。最新奇的，是我們坐在長檯子上，再沒有地方放書本。尼克彼得士說，這是無需的，因為在各作業室中將有特別書櫃，放着各科目的書籍，各人都能拿到自己所要用的。但在未有書櫃以前將怎麼樣呢？

男同學們都說，這個制度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分分子，道爾頓貴族所發明的。現在我不懂得我們要這資產階級的制度幹什麼鬼？他們還說，當這位貴族熱中于發明時候，吃了一肚子的鵝肝和果汁等。我卻完全想像着，他發明這制度時，一定窮得只有一片麵包屑可吃；或者像我們到鄉間去時，向村裏求乞着一般。有誰能吃飽了鵝肝會有所發明呢！

沙爾菲達的身體常此搖動着，坐在她同一的長桌子上，真是不安寧。我幾次叫她不要如此，她轉身過來，罵我‘畜生’。我探問她的社會地位，發見